

魚爛肉糜葉恭綽

胡耐安

偶爾憶起古語「人而不甘寂寞，何事不可爲」，不免就葉戒慎的自作警惕，固然不一定咬屎似似的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」，可是那「不爲聖賢便爲禽獸」的「幾希」關頭，却絲毫含糊不得。不過越是聰明人，當此緊要的「幾希」關頭，却越含糊得難事理解，終於不能不痛焉心坎的有其悔恨。如吳偉業（梅村）最後所作的詩句，字裏行間，處處洋溢乎悔恨的交織。降而至于龔芝麓錢謙益輩，在新朝的「皇恩浩蕩」裏，雖說不敢有其「怨訴」，然而當其暗室屋漏神明在坎際，也一定有其「惜乎當年的未能一死」吧？

葉恭綽，這位飽經世變的老人，論他的文章，着實是值得擊節贊賞的。由于「梁燕蓀先生年譜」（梁士詒）的因緣，他曾約我過他的寓所一談，那是坐落在上海西區的一間小洋樓，一位面貌清矍身材矮小的老人，擁被欹枕，頻頻的向我致其因病不能起坐的歉疚。談到那年譜，據他說：「梁先生身當國步艱危之際，加以項城（袁世凱）的知遇之感，所以不惜毀身辱名，甘願以一身負天下之重謗，人之不諒項城者，遂不免遷怒于梁先生，因此此一年譜的編訂，爲着牽涉國事者太多，而且更多顧忌處，一再刪改，可又不能不

顧全事實真相。」言時深致慨喟于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」的人事周轉，頗有「既傷逝者行自念也」的愴然與嘆之概。就史例論，那本年譜，是以「年」繫「事」，而由「事」及「人」，頗稱得體。實在的，梁士詒在中華民國的興衰變亂間，不能不說他是一位肯用心思，而又敢負責任，且勇于使權的國之大臣。尤其對外債的簽訂和運用，在一般人看來，不免是功不補過，甚且可以說有過無功。但是若一細按其時的實況，軍人的跋扈專橫，強鄰的進逼不已，國庫的匱乏空虛，梁士詒身當其衝，自不能不排除萬難苟安敷衍下去，從而也就不免日益其甚的「怨尤交集」，以至于「衆惡皆歸」。葉恭綽是梁士詒一手提携的人，不啻是梁的門生故吏一般，以葉編訂梁的年譜，就其才識文章和私人的關係，實在是盡善盡美的允稱恰當。不過，就實際來說，卻實在難以着筆，譽之則衆怒難犯，毀之又私恩難忘，所以他特地邀我去談一談。

其時，正當馬歇爾將軍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分，斡旋中華民國的「內亂」糾紛，我曾經以國事前途相詢，他沉思了好一會，就床側小几的玻璃面上，用手指寫上「魚爛肉糜」四字，接着說

出「你我但願不致同其腐臭」；彼此太息了一陣，結束了這一次的訪問。從此以後，我和他通過幾次信，他爲我「遯園憶語」（那是我對亡妻懷念文字的彙集），題了兩首詞，還寫了幾張字給我的兒女們。三十八年秋我在廣州一個朋友那裏，見到他爲虛雲老和尚關於雲門寺產事的信，信末有對我「便乞轉致殷拳」的一行，比時我曾有一信，謝他的關念。三十九年春，我在香港，由他通訊處所的「堅道」去拜訪他，其實那就是他的寄寓所在，居停主是他的晚輩親戚。這時，他的身體，比在上海健康多了，坐在沙發椅上談了兩小時之久，臨走還送我在門外馬路上走了一大段。我提起他在三四年前所說「你我但願不致同其腐臭」的話，相與感喟一番。由他的言談間，得知他的處境頗窘，好像他如果不是承受「粵漢鐵路」的招待，便有幾乎過不下去的苦況。恰巧其時道路傳聞，有他將北上的消息，我因爲我們立場和身分關係，不便明顯的舉以相詢，祇隱約的就士大夫生當亂世取舍從違要當有其「大節」者在，輕淡的說了一些關於吳梅村錢謙益龔芝麓輩的往事，由他面部的表情，倒也並不見得以此這後生小子爲唐突的神態。過了約莫半年的時

間，我因為生性懶散，也就沒再去看他，一天，忽然在匪共尾巴報上，見到「葉恭綽應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北上」的新聞，不免深深的替他致其「同其腐臭」的惋惜。他的所以竟然走向「腐臭」中去，無疑便是他正犯着「人而不甘寂寞」的毛病，當然也是為窮所迫的「飢來驅我」；再加上他那過去浮沉宦海和優游文場的一些不免「偶象」性的作用，就比需彼求的給匪共用作匪謀了。真個「籠雞有食湯刀近，野鶴無糧天地寬」。這位熟諳世故的老人，因病累竟然為共匪所利用，不知殺身之禍臨頭（湯刀近），真是可嘆可悲，據說他之所以以病累者，因為他在中年時寵愛太多，不免斷喪過分，以致晚年幾乎癱瘓，一年十二

個月，幾有八九個月偃臥床褥，北地苦寒，在他那「但願不致同其腐臭」的心境裏，恐怕也是「來日苦短去日無多」吧？謹以金堡（即在粵北丹霞山披荆之澹歸和尚，亦即永明帝播遷粵桂時，所謂五虎中的虎牙。）貽吳梅村詩一章為退老一讀。

「十郡名賢請自思，座中若個是男兒？鼎湖難挽龍髯日，駕水爭持牛耳時，哭盡冬青徒有淚，歌殘凝碧竟無詩，故陵麥飯誰澆取，贏得空堂酒滿卮。」

葉恭綽字譽虎，號遐菴，友好皆以退老稱之，廣東番禺（？）人，他在清朝末年，就以部曹「小京官」置身宦海，入民國後，仰承孫中山先生的賞識，昇以交通部要職，由此因緣，從而蒙受着梁財神（士詒）的知遇，成為財神爺的「巨

擘」紅員，次長，總長，直待財神鐵羽下臺，他才閒散下來。此其間，他好像回到過廣東，在大本營擔任過職務。他晚年境遇似不大好，加以病累，幸而「交通界」的同仁念舊，他在上海時，是全靠交通部和粵漢鐵路以「顧問」名義，送點澆裹之資。不過，他收藏的金石圖章和書畫古玩之類，却頗值得幾文。抗戰期間，他曾主編過「廣東文獻」（？），對於百粵的文獻，不能不說是一大業績。他的詩詞境界造詣頗深，字學鍾王，古文辭亦堪稱絕響，談吐也極富于雋永幽雅。總之，葉遐老不失為一風雅士，所堪惋惜的，就是他以積病之身，老而不死，七十高年，還要供匪魔輩用着點綴資其玩弄，着實太不值得。

西笑錄

劉佳明輯譯

一言難盡

兩個老搭檔，早上相遇，其中一人問另一人：「昨夜你那麼晚回家，你老婆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一言難盡；我今早離家時，她還沒說完啦！」

恰恰相反

「王太太，妳的先生，是否有時幫妳洗洗碗筷？」

萬富翁！

彼得：「這有什麼了不起；我太太白天都

「不是，有時是我幫忙他洗。」

幸勿誤會

年青漂亮少女，跳進計程車，吩咐司機說：「我要去市立婦產科醫院，請你開快點……請別誤會，我只是趕着去那兒上班的。」

小巫大巫

瓊斯：「我太太昨夜在夢中嫁給了一個億萬富翁！」

作這種夢！」

如此獎賞

梅娜女士為生物學教授管家，已達二十年之久。

「他對妳如此長期的忠誠服務，會有什麼獎賞沒有？」朋友們問。

「有的，」梅娜答：「他曾用我的名字，來命名他新發現的一種細菌。」

寧願坐牢

「為什麼你五一十都承認了呢？」律師抱怨地說：「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嗎？只要你一口否認，你就會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的！」

「因為我太太在來法院前曾揚言：假如法官宣判我有罪，她就決意跟我離婚。」